

引领时尚阅读



晨曦中的期盼

Chenxi zhong de qipan

刘会然◎著

冬春交接。并没有想象中的春暖花开。

春寒料峭，淅淅沥沥的春水更增添了些许寒意。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引领时尚阅读



晨曦中的期盼

Chenxi zhong de qipan

刘会然◎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晨曦中的期盼 / 刘会然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02-07189-2

I . ①晨… II . ①刘… III .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12592号

书 名 晨曦中的期盼

著 者 刘会然

总 策 划 刘成林

责 任 编 辑 王 琳

美 术 编 辑 吴书平

封 面 设 计 陈淑芳

责 任 校 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69 000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7189-2 / I · 927

定 价 22.00元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胶囊公寓	003
父亲的斑马线	005
闻香	007
陨落的天使	010
大卫搭车	012
要动 动我	015
你还记得回来的路吗	017
爱是同饮一杯茶	019
亲吻母亲	021
中秋月儿圆	023
栀子飘香	025
水果阿婆	027
长鼻子刮饭婆	029
铁币黑硬币白	031
等候	033
校长家的狗	035

第二辑

土坯墙上蝴蝶飞	039
打嗝的男孩	041

群山深处的歌声	04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46
毕业晚会	049
追逐声音的孩子	051
被风吹走的童年	053
陨落的礼品	055
哭泣的篮球	057
望远镜	059
卖花的小女孩	061
偶遇	063
天气预报	066
那年丹桂	068
哑巴父亲	071
中风的父亲	073

第三辑

局长开中巴	077
问路	079
我的婶婶叫方菲	082
敝履之哀	084
一书的温暖	086
水自流来云自飞	088
大卫找病	089
大卫当官	092
登山比赛	094

开天书店	097
乞丐与存折	099
窗外正雨过天晴	102
局长不会笑	105
人呢	107

第四辑

红的白兰花	111
假钞	113
蜗母三迁	116
自来水管里的鱼	118
稿末简介	120
懒生	122
打不死的老三	125
违约	127
我动了谁的钱包	129
排除疗法	131
扑克人生	133
阿翠	135
最后一班公交车	137

第五辑

卑微的愿望	141
段叔救人	143

槐树下 槐花飘.....	146
丢失.....	149
又是一年枫叶飘.....	151
晨曦中的期盼.....	153
哭泣的乒乓球桌.....	155
最后的“高粱”	157
“黄金”与“钻石”	159
影子不会痛.....	161
午夜的守候.....	163
对面的灯光.....	165
萤火人生.....	167
C 城罚单.....	169

第一辑



胶囊公寓



金黄的太阳映照在金黄的菜花上，娇艳的菜花姑娘早已绽开粉嘟嘟的嘴唇，可菜花姑娘等到的只是一群群肮脏的苍蝇或恶心的臭虫。菜花姑娘盼啊盼，勤劳而英俊的蜜蜂哥哥却迟迟没有出现。

暮春时节的山川大地，万物早已欣欣向荣，一派明媚。蜜蜂哥哥到哪里去了呢？

此时的蜜蜂家族全都禁闭在他们的胶囊公寓里。问题也是出现在胶囊公寓上。

还是在立春不久，一只侦察蜂落在人类的一张报纸上。侦察蜂落到的地方竟然写着胶囊公寓几个字。这只侦察蜂顿时有了兴趣，他看了一下标题：A城兴起建造胶囊公寓热潮。侦察蜂吓了一跳，他想，胶囊公寓可是他们蜂族的专利，报纸上说的是怎么回事？

侦察蜂仔细阅读了整篇新闻，他明白了，由于人类的房价高得如天上的星星，普通人只有仰望的份，于是有人建起了窄小的胶囊公寓出租。

侦察蜂一看这新闻非同小可，他马上截取这则新闻并立即飞回蜂巢。他火急火燎地把事件告诉了蜂王。

蜂王了解这则新闻后气急败坏，连说不可能。蜂族的胶囊建造从来是蜂族的重大秘密，而且传男不传女，这项建造秘密怎么可能外泄呢？蜂王叹息道，要是把胶囊居室的建造秘密外泄，这可是蜂史上最耻辱的事件，蜂王我也没有脸面去见列祖列宗了。

蜂王还是镇定了下来，说人类写新闻喜欢夸大事实，为了制造噱头不惜造假新闻。蜂王决定派遣侦察蜂去新闻所在地查看。

很快，侦察蜂回来了并马上和蜂王汇报，说，报纸的内容属实。蜂族

最伟大的建造工艺的确被人类盗取，而且这些胶囊公寓都是给一些“蚁族”们居住。

蜂王很愤怒，立即派遣侦察蜂看看是哪些人盗取了属于蜂族的工艺。

不久侦察蜂回来了，说是一些精明的旅馆小老板。

蜜蜂们纷纷议论，怎么可能呢？说是人类的科学家在盗用还可能，怎么会是一群研究水平低下、普普通通的旅馆小老板呢。

蜜蜂们觉得很羞愧。

蜂王更气愤，他说，我们蜂族的胶囊公寓是所有生灵中最精美、最科学的居室。如今人类竟然建造起来给“蚁族”们居住，蜂族的胶囊公寓岂能成为“蚁族”的天堂。餐花饮露的蜂族可是最鄙视啃泥吞沙的蚁族了。

蜂王生气地说，先前，人类科学家通过研究我们的飞行姿态破译了我们的部分语言，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是人类的科学家所为。但如今，胶囊技术竟然被普通老百姓破译，这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

蜂王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说我不信这些人的智慧，肯定是我们蜂族出现了奸细，把我们蜂族建造胶囊居室的秘密外泄，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蜂族中的奸细找出来。

蜂王立即宣布命令：除了最忠实于自己的侦察蜂外出调查，其他所有蜜蜂一律在胶囊公寓里禁闭。

数周过去了，侦察蜂没有查到任何蛛丝马迹。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繁花似锦的春天马上就要逃走了。蜂库里的口粮也越来越少了，野外的花朵次第凋零。蜂王只好解除禁令，让所有蜜蜂外出采花酿蜜。

同时，蜂王也暗暗下令，要求蜂族中最聪明的设计师重新设计蜜蜂的居室。或许不久，蜜蜂的新居室会出现在万物生灵面前，那又将会是什么样的构造呢？

父亲的斑马线



刚来城里几天，父亲就像失去阳光的麦苗，病恹恹的。

我劝父亲多去公园里走走。

公园就在我们房子对面，横穿一条大道就到了。公园很大，风景秀丽，活动的人也多。父亲说，横亘在房前的大道上车辆川流不息，很麻烦。我告诉父亲，过大道时走斑马线，所有的车子都会停下来让你，很方便的。

父亲说，真的吗，斑马线这么神奇？

我说千真万确。

父亲好奇地问，什么是斑马线，是留给斑马走的线吗？我笑了起来，城里哪里有斑马，是大道上用白漆漆成的像斑马颜色一样的线。斑马线是方便路人横过大道。我再一次告诉父亲，在斑马线上行走，所有的车辆都会停下来让你。

父亲问，是所有的车辆吗？我说是的，是所有的车辆！

父亲还是不肯相信。我亲自带他过了一次斑马线之后，父亲啧啧称奇，说城里人真文明，乡下的车都是在路上横冲直撞的，怪吓人。

父亲再问，在斑马线上要是车辆停下来让行人将会怎样？

我说交警会严厉地处理他，罚款，扣分，严重的还要吊销驾照。

父亲说，好，城里的制度就是好。

闲着的时候，父亲就一个人去对面的公园里散步。开始过斑马线时，父亲还是畏首畏脚。几次过后，父亲总算放心了。渐渐的，每次过斑马线，父亲总是昂首挺胸，巡视着来往的车子，活像是一位检阅军队的大将军。

父亲说他喜欢这种感觉，走在斑马线的时候，所有的车辆都齐刷刷地停在脚下，父亲说就像检阅自己饲养的那群整齐划一的鸡鸭一样。

公园里散步的，遛鸟的，遛狗的，多是成群结队。他们都是一些退休的城里人，饱含城里人的气质。父亲不懂遛鸟，不懂遛狗。父亲想，城里

人真怪，让鸟在天空、树上鸣叫不是比在笼子里更动听吗？还有，让狗猫它们自己走就是了，为什么要用根粗粗的绳索拴在脖子上，狗和猫不是都有灵性，知道回家的路吗？那次，父亲对一遛鸟的大爷说，你爱鸟吗？大爷说，你不是废话吗，我每天喂它最高级的饲料，还放交响乐给它听。父亲说，既然你爱鸟，你干嘛要把鸟儿关在笼子里，像坐牢一样。

大爷剜了父亲一眼：你乡下来的吧。

那次，父亲对一个遛狗的大妈说，你爱狗吗？大妈说，你不是废话吗，我每天都要给它美容按摩，晚上我们还同睡一张床的。父亲说，既然你爱狗，你干嘛不放开绳索让狗儿自由玩耍。

大妈啐了父亲一句：你乡下来的吧。

以后，公园里的城里人看到父亲走近，都纷纷躲闪。乡下来的父亲孤零零的。

那天，父亲精神一振，像发现了沙漠中的绿洲。他发现一乡下人正吃力地铲一大堆游人遗弃的垃圾。父亲觉得应该去帮一下乡下来的兄弟。二话没说，父亲走过去拿起铲子就干上了。乡下人很紧张，说，你乡下来的吧？

父亲说是啊，你不也是吗？

乡下人说，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千万不要帮我。你一帮我，明天我手里的铲子可能就没有了。说着，乡下人忙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给父亲。大哥，帮帮忙，我是从乡下来的，现在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我老伴还卧病在家呢。

父亲很纳闷，我真心帮帮他，想和他聊上几句话，他却认为我抢他的饭碗。嗨，父亲叹了一声。父亲觉得没有意思了。父亲说，公园虽然景色优美，聊天的也多，可只有树木愿意和他说话了。不过父亲还是喜欢去公园，他觉得过斑马线的感觉真好。父亲空闲的时候，他总喜欢在斑马线上晃来荡去。在斑马线上，父亲仿佛找回了所有的信心与尊严。那天，父亲在检阅他的“军队”的时候，一车辆急速而过，父亲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车辆已经碾过了他的头颅。父亲也许在另一个世界也不会明白，自己竟然会倒在一辆交警车的轮子底下，而交警车正是为了追趕一辆乱闯斑马线的肇事车。

闻 香



在落日的余晖中，市郊一个街道拐角处的面包房正金碧辉煌。在这个偏僻的地段，面包房犹如一位楚楚动人的贵妇，挺胸翘臀地仰视着来往的人流。

这里是城乡结合处，房租是闹市区的五分之一。这里居住的都是些在闹市区干活的农民工，他们早出晚归，像候鸟般按固定的路线匆匆去，匆匆归。

现在正值假期，部分农民工的孩子接到这里来团聚了。他们是不能陪父母亲去出工的。在父母亲上工期间，他们只能呆在出租房里或在房子四周的街道闲逛。那些诱惑他们的新式物品或电视里见到过的种种神奇的什物，目前他们还是无法去闹市区亲密触摸。

来的孩子很多，大多是些学龄小男孩。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出半天，他们就打成了一片，做起了属于他们年龄段的游戏来。

或许是面包房的香气实在太馥郁，或许是孩子们的嗅觉太过敏锐，面包房虽然和这里隔了好几条街，很快他们就循香发现了拐角处的面包房。他们小心翼翼地凑了过去，在彩灯辉映下，他们终于看到了玻璃橱窗中黄金似的面包和抹满五彩奶油的各式蛋糕。他们口水满襟。

门口梳着盘髻、穿着旗袍的迎宾女士看到了这群满脸污浊的男孩。她让这群孩子远远地看，但不准他们靠近，因为孩子的手会在透明的玻璃橱窗上留下污迹，脏了的话是她负责清洗的。

这天晚上，数个逼仄的出租房里都传来了父母打骂孩子的声音，显然这是因为孩子白天去过面包房的缘故。他们并不知道，父母亲赚了一天的工钱或许买不到一盒精致的面包。孩子的贪欲与逞强只能换来一顿

皮肉之苦。

第二天，挨过打骂后的孩子似乎憎恨起了诱人的面包房，他们都不愿再朝那个飘香的方向走。他们漫不经心地在它的反方向做着游戏，但热情似乎锐减了许多。不到两个小时，他们都以各种借口离开了。

黄昏是美丽的，特别是郊区的黄昏，能看到血红的斜阳落山，能看到翱翔的飞鸟归巢。可他们的父母亲却比昏鸦还回来得晚。明月当空，他们才能听到父母迟归的自行车的铃铛声。踏着月光的行板，这时的孩子早已是饥肠辘辘。

拐角的面包房像往常一样灯火辉煌，在霓虹灯的宣泄下，几个黑乎乎的脑袋不约而同地在街对面徘徊。

一个高鼻子男孩说：真香！其他的孩子也附和：真香！

他们发现瘦小的塌鼻子男孩也在附和，就嘲笑了起来。你的鼻子也能闻到香味？

塌鼻子男孩不屑地回答，怎么不能？

哈哈，你不要骗人了，昨天我们把尿撒到你衣服上，你都没有闻到，你还能闻到面包的香味？

我闻不到尿的气味，但我可以闻到面包的味道啊！塌鼻子男孩又把鼻子使劲地朝面包房的方向努了努，仿佛要把整个面包房的香气都掠了过来。

其他的男孩看到他拼命努，马上毫不示弱地伸长自己的鼻子，憋着嘴深吸气。

努了一会儿，高鼻子男孩大骂起来，妈的，怎么不香了。他们小小的年纪哪里懂得“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道理。

他们纷纷把头转向塌鼻子男孩，说，你赶紧把鼻子蒙起来。

塌鼻子男孩感到很委屈，说，凭什么我要蒙鼻子？

高鼻子男孩说，你这死塌鼻子，闻香的功能肯定比我们强，你赶紧蒙起来，你闻光了我们闻什么？

塌鼻子男孩没有屈服，他依旧努力地伸长脖子对准面包房。

高鼻子男孩火了，一挥手，其他男孩一拥而上。塌鼻子男孩很快就被拱翻在地。他们用单脚踩住塌鼻子男孩的两手两脚，用地上丢弃的广告宣传海报狠狠地塞住了塌鼻子男孩的鼻孔甚至嘴巴。

然后，他们笑了起来，笑后又拼命朝面包房方向努，几乎想把面包的香气吸到肌肉中甚至血液里。

华灯初绽，孩子们像满载而归的将军。他们把鼻子朝向星空，富足地踱着步子，朝家的方向飘去。

塌鼻子男孩挣扎着站了起来，扯开鼻孔和嘴上的纸。他朝面包房的方向努了几努，孤零零地朝一个漆黑的桥洞走去……



陨落的天使



对美学有特殊的偏爱，缘于教美学这门课程的是方老师。

方老师是位年龄与我们相仿的漂亮女孩，刚从国内一所名牌高校毕业。据说她还拥有博士学位，像她这样年轻漂亮还拥有博士学位的女教师，在我们这所三类大学是不多见的。

主讲当代文学的方老师，美学只是她教的公选课。可是，每个学期方老师的美学公选课总是人满为患，以至于学校不得不将大批选了美学的同学调换到其他课程。因此，对我这个非中文系的学生，能够听方老师讲美学，可谓是天赐良机。

方老师人年轻，脸蛋、身材令许多女生艳羡。一袭长发上总会别上一枚美丽的蝴蝶发针。以至一下课，其他班的男生都拥进我们教室，目的只有一个：目睹一下方老师的容颜。

不仅是外表具有诱惑力，方老师讲课也同样充满魅力。标准的普通话，抑扬顿挫的声调，形象而生动的讲叙，特别是头上的蝴蝶发针也会随着她的激情飞扬翩翩而舞。在她声情并茂的引导下，我们总能领略到一个个奇妙的美学境界。没有苦涩的原理，没有古板的说教，方老师的讲课总是新颖而富足。

有一次，当我们问她为什么总喜欢佩戴蝴蝶发针时，她的回答更使我们确信她对美学的独到见解。她说：“蝴蝶是花的精灵，拥有天使般的美丽和智慧。”

因此，我也喜欢上了蝴蝶。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落日的余晖透过窗棂，在教室里撒下一地的金黄。一只轻盈的蝴蝶闯入教室，带着太阳留给大自然最后的余温。